

36.717

穆桂英

穆桂英 (弹戏)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 2.75	字数 50 千
1979年7月第一版	1979年7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35,000 册		

书号: 10118·167	定价: 0.19 元
---------------	------------

人 物 (以出场为序)

杨宗保

余太君

还 香

杨 辉

赵德芳

寇 准

穆桂英

八宋兵

四女兵

思 香

中 军

宋掌旗官

杨延昭

杨 义

探 子

肖天佐

辽 将

辽 兵

辽掌旗官

众总兵

第 一 场

〔人喊马嘶，战鼓轰鸣。〕

杨宗保 （内唱《倒板》）

单枪匹马冲敌阵。

〔辽兵将从左右场冲上，过场下。〕

〔战鼓声息。宗保乘马持枪上，“蹰马”。〕

杨宗保 （接唱《三板》）

突围回朝搬救兵。

昼夜兼程往京都奔，

跋山涉水不辞艰辛。（马嘶声）

杨宗保 （接唱）马儿休要长悲鸣，

宗保深知你苦情。

此时暂将饥渴忍，

速速驮我返汴京。

请去救兵解围困，

你对大宋有功勋。（齐）

〔宗保策马绕场冲下。〕

——一场完

第 二 场

〔余太君率还香上。〕

余太君 （唱《二流》）

延昭儿奉君诏镇守三关，
却怎么久未修家书回还？
莫不是与辽兵正在酣战，
令老身常思念忧在心间。
愿我儿戍边关能操胜券，
保大宋好山河国泰民安。（齐）

〔杨辉跑上。〕

杨 辉 禀太君夫人！

余太君 何事？

杨 辉 宗保少爷回府来了。

余太君 （惊异地）宗保回府来了？快快传来见我。（入座）

杨 辉 是。（下）

〔宗保上。〕

杨宗保 （念）回京未及拜祖母，

先奔深宫朝圣君。

（入内）上是祖母，孙儿宗保叩头。

佘太君 起去，一旁坐下。

杨宗保 谢过祖母。

佘太君 宗保！

杨宗保 孙儿在。

佘太君 汝随儿父镇守三关，为何今日一人回朝，莫非边防军情有变？

杨宗保 正如祖母所言。（取信呈上）帅父修有家书，祖母请观。

佘太君 呈来。（看信，吹《牌子》，惊）三关如此紧急，儿回朝来，可曾进宫将此事奏明圣上，请求发兵前往解围呀？

杨宗保 孙儿已将此事奏明圣上。

佘太君 圣上怎样传旨？

杨宗保 圣上言说，还须与众家大臣议定挂帅之人，才能发兵。叫孙儿回府静候旨意。

佘太君 军情紧急，瞬息万变。我儿赍即去至南清宫中，面见八贤君，请他入宫催促圣上，务必早日发兵救援！

杨宗保 孙儿遵命。（下）

佘太君 （目送宗保去后，感慨地）哎！

（唱《二流》）

恨辽邦背盟约屡兴兵马，
延昭儿兵将少难把敌杀。
命宗保求贤君入宫见驾……

（思索）唔！

挂帅人免不了还是我杨家。（放腔）

（走几步又折转，停步思索）哎！我又差谁去？差谁去？

（接唱）

细思量挂帅印责任重大，
府庭中有几人熟悉兵法！
桂英儿虽曾把辽兵杀怕，
又怎奈她如今身怀六甲。

（沉思之后，自信地，接唱）

倒不如由老身自把帅挂，

拚老命领雄兵去把敌杀！（放腔）

我当早作运筹。（走几步，又停下思考）哎！安社稷御外侮，乃是分所当然，只是，想到宋王屈死忠良，令人实实寒心哪！

（接唱）

我杨门御外侮忠名非假，
守边疆保河山顶盔贯甲；
恨宋王偏听信谗臣之话，
陷害我杨家将似水推沙。

(叹息) 唉…… (唱)

金沙滩夫和子舍命救驾，

无后援被辽兵围困惨杀。

思往事实令人心寒泪下，

今日里再不能把事作差。(放腔)

哎！我不管。(走几步又折转思考)哎呀！我要管，
我要管哪！

(转唱《夺子》)

众将士受困三关下，

怎能坐视不救他；

倘若宋室江山垮，

哪里还有我杨家？

理当遣将发人马，

前往三关把敌杀！

(又思考) 呵！ (转唱《三板》)

那宋王把杨家当作犬马，

此一番来求我决不轻易答应他。

有老身暗把巧计来筹划，

要有个十拿九稳才把兵发。(齐)

还香！

还 香 在。

余太君 即速传我大令，只留杨辉一人在外厅候差；其他人等，一律隐避，不许在外走动。未闻催军鼓、聚将

锒，不准去至较场习武操演。违令者，斩！

还 香 遵令。（下）

〔杨辉又匆匆跑上。〕

杨 辉 禀太君夫人。

佘太君 何事？

杨 辉 圣旨下。

佘太君 捧旨官何人？

杨 辉 八贤君与同寇天官。

佘太君 （微笑）唔，果不出老身所料。（向杨辉）有请嘛。

杨 辉 是。（转身走了）

佘太君 （急呼）转来！

〔杨辉急折转，佘与辉耳语，辉点头。〕

杨 辉 （向外高呼）有请。

〔赵德芳、寇准捧旨同上。〕

赵德芳 （念）辽兵背信寇边疆，

寇 准 （念）捧旨调将步履忙。

〔赵、寇同入内庭。〕

赵德芳 宋王圣旨下！

寇 准 太君夫人接旨。

〔佘太君俯伏于地。〕

赵德芳 太君夫人请起，一旁侍立听读。

佘太君 谢恩。（起立）

赵德芳 天官，太君夫人已在静候旨意，你快快宣读嘛。

寇准 老臣知道。（念）“大宋皇帝诏曰：只因辽邦背信弃义，屡次兴师，犯我疆土，朕曾命卿子延昭，督率王师，镇守三关，严防入寇。今日宗保回朝，传来边报，辽将肖天佐统领十万人马，将延昭及十家总兵围困洪州。朕今降旨，望太君夫人调兵遣将，速到洪州救援，俾保国土无虞。得胜回朝，论功加赏，望即出师，勿负朕意。钦此。”

余太君 唉！

赵德芳 天官，快将圣旨交与太君夫人，你我也好回复圣命。

余太君 恕老臣不敢接旨。

赵德芳 这是何意？

余太君 想我杨家为保宋室江山，连年征战，死伤殆尽，老臣的天波帅府，哪里还有什么兵将可调，因此不敢接旨。

赵德芳 （目视寇准）这个……

寇准 太君夫人，你也不要推阻，接了圣旨，我们来商量嘛。

赵德芳 哦，哦，哦！接了圣旨，我们大家来商量。

余太君 只要有商量，老臣就来接旨嘛。

寇准 太君夫人，呈旨去。（双手捧旨）

余太君 （拜）万岁万万岁！（拜后接旨，搁放毕，方与德

芳见礼)老臣叩见贤君。

赵德芳 太君夫人免礼。

余太君 (向寇)老身见过天官。

寇 准 老朽还礼了。

余太君 贤君、天官，请坐。

赵德芳 太君夫人也请坐下。

寇 准 大家一同坐下。

[赵、寇、余分宾主坐下。]

赵德芳 太君夫人，宗保今日回报，延昭弟受困三关，叔王传旨，召众家大臣共议此事。是本御出面保奏，仍由你杨家挂帅，领兵前往救援。太君夫人既已接旨，我们就来商量商量，该怎样遣兵调将，前往洪州救援，以免违误圣命。

余太君 老臣深感贤君保奏之恩，如此卫顾我杨家。只是老臣这天波帅府，确实无有兵将可调。

赵德芳 这个……(求计于寇)

寇 准 (笑)哈哈!太君夫人，天波府既无兵将可调，谁又叫你接啥圣旨啦?圣旨你都接了，当然就要设法调兵遣将，前往洪州救援才是。

赵德芳 太君夫人，既说有商量，就该要商量啦，怎么你又不通商量呢?

余太君 贤君，并非老臣不通商量，只是，我有……

赵德芳 你有什么?

寇 准 （会意，代言）莫非还有什么不平之气吗？

佘太君 唔！我正有不平之气。

寇 准 太君夫人有甚不平之气，当着贤君在此，正好明言。

佘太君 如此，贤君、天官请听哪！

（唱《苦平倒板》）

思往事不由人珠泪长淌。

（转《滚板》）

呢呀！我屈死的夫和子呀！

赵德芳 太君夫人，你刚一开言，怎么就……

寇 准 贤君，这人不伤心不掉泪。她一家的苦情，贤君，你也是知道的咄。

赵德芳 这……本御知道。

佘太君 （叹息）唉！

寇 准 太君夫人，休得过于悲痛，有话慢慢讲，贤君才听得清楚。

佘太君 哎！贤君、天官呀！

（接唱《一字》——“襄阳梆子”）

想起了受害情时刻难忘。

我夫主抗辽兵血战塞上，

秉丹心保邦家艰苦备嚐。

怨宋王听谗言不发兵将，

竟忍心让忠良困死疆场。

我大郎替宋主把命送葬，
二郎儿中冷箭血染沙场，
三郎儿被马踏死如泥浆，
四郎儿遭敌擒流落他乡，
五郎儿灰心志才学和尚，
六郎儿御外侮戍边设防，
七郎儿被潘洪乱箭杀丧，
八郎儿禹门关带镖身亡。

（转《二流》）

我杨家无一人是贪生怕死在把福享，
为大宋好河山一个一个都无有好收场。

（转《三板》）

到而今天波府无兵无将，
只剩下众儿媳守寡居孀。
叫老身哪里去遣兵调将！
并非是抗圣命不通商量。
请贤君与天官回复圣上，
恕杨家无兵将出师勤王。（齐）

赵德芳 听太君夫人如此言说，天波府就无兵将可调了？

佘太君 无有兵将可调了。

寇准 人家说：杨门出将才，是这样看将起来，也不过虚有其名啊！

杨辉 （背白）虚有其名？！杨门都无将，河里就没鱼！

寇 准 （看杨一眼，点头微笑）唔！

佘太君 杨辉，府外无人，还不出外看守去！

杨 辉 遵命。（从上场门下）

寇 准 （计上心来）老朽还有一事，要请问太君夫人。

佘太君 莫非又是遣兵调将之事？

寇 准 太君夫人，你方才都说明了，还提此事则甚。我问的是另外一件事。

佘太君 天官要问甚么？

寇 准 太君夫人，你们这天波帅府，来了宾客，是否应该款待？

佘太君 自然应该款待。

寇 准 老朽今日同贤君捧旨来到贵府，也算是一宾一客嘛，并不求太君夫人安排酒宴，未必连这茶——都不赏一杯喝吗？这就未免……

佘太君 哎呀！若非天官提起，老身倒把此事忘怀了。真是失礼！失礼！（起身）如此恕老身就不奉陪贤君、天官了。（转身欲走）

赵德芳 （起身拦阻）太君夫人要向哪里去？

佘太君 老臣去至后堂，与贤君、天官烹茶。

赵德芳 这烹茶之事，又何必太君夫人亲自操劳呢？

佘太君 老臣舍间实实无有多余的人，这烹茶之事，免不得自任其劳。

赵德芳 那就不必劳驾太君夫人了，何况本御此时口还不

渴。

寇 准 贤君，你的口不渴，老臣的口渴嘛。你怎么阻止太君夫人不去呢？

余太君 （乘机脱身）那就失陪贤君、天官了。

〔余太君急步下。赵德芳追呼。〕

赵德芳 太君夫人，太君夫人！……你看，她头也不回，竟自往内庭去了！

寇 准 贤君，她既去了，你还唤她则甚？

赵德芳 我叫她转来，一同商量出兵之事。

寇 准 我看呀，商量一阵，只怕也是枉然。

赵德芳 （惊问）天官，你何出此言？

寇 准 贤君，方才太君夫人所言，难道你还没有听明白呀？

赵德芳 这个——天官，想这对不起杨家之事，只能怪我家叔王，怎么能怪本御呀？

寇 准 虽不能怪贤君，但总是为了你宋室的江山社稷，才害得她杨家父死子亡咄。

赵德芳 天官，这阵闲话休提，快替本御想个办法嘛。

寇 准 （话中有话）贤君，只要有宋王的圣旨，普天之下，何愁调不到兵将，未必定要找她杨家不成？！

赵德芳 各处关隘，虽然有兵，只是无有能将挂帅，又如何解得了洪州之围？

寇 准 是也到是，无人挂帅，又怎行兵？老臣实实想不出

什么办法，我又管不到佘太君；贤君，还是你自己想办法。

赵德芳 哎！这才把人难坏了！

（唱《三板》）

老寇准他不把调将事管，

赵德芳这一阵心中作难。

为着了宋室的江山长远，

我只好陪笑脸哀求天官。（齐）

天官！

寇 准 贤君！

赵德芳 你素来足智多谋，既知杨家心怀不平，不肯领旨出兵，你就该替本御多多相劝才是呀！

寇 准 圣上有旨，她都不从，未必我老寇准说几句话，她就肯听呀？

赵德芳 望天官以宋室江山为念！本御……

〔赵德芳欲跪，寇准急扶阻。〕

寇 准 贤君，你……折煞老臣了！

赵德芳 你要以宋室江山为念呀！

寇 准 若不为宋室江山，我今天就不得跟倒你到这天波帅府来。

赵德芳 那你就快拿计来！

寇 准 贤君休得着急，有计，有计！

赵德芳 象你这般做作，叫我怎的不急？

寇 准 （笑）莫着急，莫着急！快附耳过来，听我给你说。（与德芳耳语）

赵德芳 （愁容顿解）啊！她家藏有兵将，是那杨辉无意说出，被你听见的？

寇 准 正是。

赵德芳 好倒却好，只是不知她家兵将，藏于何地？

寇 准 趁太君夫人不在此处，只消把杨辉叫来，一问便知。

赵德芳 （恍然大悟）怪不得你刚才要把太君夫人支开哟！

寇 准 她中了我“调虎离山”之计了。

赵德芳 不要再说闲话。你快把杨辉传来见我。

寇 准 （出外，高呼）杨辉快来！

〔杨辉上。

杨 辉 来了。（施礼）拜见贤君、天官。

赵德芳 本御问你，这天波帅府，有无兵将！

杨 辉 有兵——不多。

赵德芳 将呢？

杨 辉 这个——无有。

寇 准 为何你又在说，“杨家都无将，河里就没鱼”呢？

杨 辉 （语塞）这个——

寇 准 哪个？

杨 辉 也有。

赵德芳 （急问）有，在何处？